

## 芳邻

殷桂珍

房子的隔音效果真是太差了，邻居是个歌唱家，我天天能免费听到她的原声原唱。

有一次早上六点半，半睡半醒间，有歌声在我耳边萦绕：“有你的世界，再寒冷也是晴天，有我在你身边，是否再寒冷也是晴天？哦，一点甜蜜的初恋……”如单曲循环，是女邻居在歌唱。她的歌声悠远而空灵，深沉而静谧，令人仿佛进入了一个缥缈空旷的世界。我的心也随着那歌声一齐起伏，似乎内心与歌声产生了共鸣，麻木的灵魂慢慢随着歌声苏醒。我体验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格外美好和甜蜜如初恋般的情感。一个激灵，我抓起手机一看，都七点半了，我还沉浸在女邻居的歌声里，忘了做早餐。

因为起得晚，早餐就得简单快捷，不然丈夫得空腹去上班。我煮了清水荷包蛋端上餐桌，又拿了一个酥馍给丈夫，我自己没心思吃，钻进卧室，装作整理东西，耳朵又竖了起来。

听女邻居唱歌要心静。其实在我做早餐时，那歌声就持续回旋在耳畔，只是我来不及细听，左耳朵进，右耳朵出，更没有时间去揣测她的心情。现在歌声是如此的清晰：“睡吧，睡吧，我亲爱的宝贝，妈妈的双手轻轻摇着你……”刹那间，我好像看到了刚刚做了母亲的她，含着微笑幸福地望着怀抱中的婴儿。

隔天清晨，早餐摆上了桌，却迟迟不见丈夫起床，我去卧室催。只见他睁大眼睛呆呆地盯着天花板，任由眼角的泪水肆意地流淌。原来他和我一样，陶醉在女邻居的歌声里。一首《逆流成河》被她唱得如泣如诉。听着这样的歌声，我感觉心碎了一地。歌星有再好的嗓音和纯熟的技巧，没有发自内心的真情是不会唱成这种效果的。我的女邻居，大概是在恋爱中吧！

有天我买菜回来，刚将钥匙插进锁孔，就听有人哼着歌儿下楼，我赶紧扭头看，目光随她而去，直到看不见为止。她头上的宽檐帽将脸遮得严严实实，看不见长什么模样。但我还是很高兴，一进门就向全家宣布：今天我总算是见到歌唱家了。

女儿走出卧室说：“你没有告诉她，她从早唱到晚，严重影响别人休息！”

“我没来得及说，她已经下楼了，下次说吧。”我说。

丈夫从另一间卧室走出来问：“长得很漂亮吧？一定是报名参加‘中国好声音’才这么勤奋地练呢！”

还没等我向丈夫细细描述她的侧影、

背影，楼上的歌声又飘进耳朵。我一怔，刚才的兴奋随即一扫而光，我为自己的判断失误而失落。原来刚下楼的并不是楼上的歌唱家。

她很少休息，只要我静下来就能听到她的歌声。一听到她唱，我就浮想联翩，想象她家里都有什么人，她长什么样？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孩子有多大？我细致地分析，她唱的歌我不仅喜欢听，我也会唱，这说明她年龄和我差不多，应该有个幸福的家庭，可她忧伤时唱的歌，分明是失恋时才会唱的……我无限好奇。有时候，我很想敲开楼上的门一探究竟，可始终没有鼓起勇气。

静听她的歌声时，有时也伴随着水流滴答滴答的声音。我并没有留意水声是从哪里响起的。直到有一天去卫生间，有水滴落到头上，我才喊来丈夫。丈夫一拆开卫生间吊顶，水就哗哗地流了下来，人整个被溅湿了。

原来是邻居家的卫生间在渗水。敲开邻居家门，没有比这更好的理由。我没有为漏水生气，相反，还多了兴致，丈夫前面走，我兴奋地紧随其后。

我们紧张地站在邻居家门前。丈夫优雅地敲了三下门。歌声戛然而止，伴随着一声，“谁？”门哗地拉开了。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出现在门口，她手抓一块脏抹布，臃肿的身上套着一件肥大的旧睡衣，散乱的卷发，眼下是一堆眼袋。

“干啥呢？啥事？”女邻居一点都不友好，显得很不耐烦。

丈夫看到女邻居，明显有些失望，说话的声音都比平常弱了几分，他心有不甘，冷不丁地冒出一句：“这家里就你一个女人？”

女邻居勃然大怒：“你希望我们家有几个女人？你安的是什么心？你们是来笑话我的呀！神经病！”

她边哭边啪一声关上了门！

真是莫名其妙。我们夫妻俩面面相觑，灰溜溜地下楼回家。

该办的事没办成，倒挨了女邻居一顿臭骂。我埋怨起丈夫，正事不说，非得问人家有几个女人？人家家里有几个女人，与你有什么关系，莫非人家家里女人多，你要分一个不成？说你神经病，真没说错。

当务之急是漏水问题要得到处理。我们找到了小区物业请求帮忙，物业把女邻居丈夫的电话给了我们。当我们打通电话向他说明事情的缘由以及他家人的态度时，他连连道歉：“我老婆心理上有些问题，一直说我外面有人，疑神疑鬼的，请你们多多见谅，再有几天孩子就要参加高考了，我怕维修会影响孩子，孩子一考完试我马上请人做防水处理。我们保证这段时间不在家洗澡。”

怕又有水渗出不能及时发现，我家卫生间的吊顶还搁在一边，还好再没渗水了。

而歌声，仍不时从楼上飘飞下来，依然那么深情、那么动听。



秋染山乡 周文静 摄

## 秋日鬼子姜

张淑清

鬼子姜在书本中名曰菊芋，原产北美，十七世纪流传至我国。草本植物，块茎可腌渍食之。有诗云：秋风又使菊花黄，漫步台前心却凉。落泪红颜愁未见，潸然鬼子已成姜。

北方的大部分村庄都是鬼子姜的生长繁衍地，鬼子姜和向日葵枝干相近，花朵如六月菊花，远远可以闻到淡若风轻的香气，适宜在河畔沟壑存活。乡下人有经验之谈：鬼子姜开花十八天下霜。人们也查验过，果不虚传，从鬼子姜绽放花蕊到落霜，不多不少十八天。

我家墙外傍着一条溪流，夏季雨水多，小溪变宽，水流湍急，母亲和邻居在溪流洗衣服，洗菜，也洗澡。鬼子姜长成一人高了，叶子碧绿，随风摇曳，蜻蜓立在上面，也有蝴蝶光顾。前街二嫂家没有鬼子姜，她来溪流扎堆时，问母亲秋后起了鬼子姜给她一些，母亲欣然答应。整个村庄，顶数母亲种得鬼子姜茂盛，一片片连成遮天蔽日的青纱帐，孩子们经常在鬼子姜绿荫里捉迷藏，有几次，我贪玩将放牧的鸭子弄丢了，父亲脱下解放鞋搗过来，顾不得臭烘烘的脚丫子味，一头栽进那片鬼子姜地里，躲到夕阳西下，再悄悄回家。

鬼子姜的花瓣呈圆形，深黄色的花蕊，它一开花，整个溪流岸畔热闹了，蜜蜂成群结队来造访，燕子和喜鹊也时不时在花海中栖息，梳理羽毛，还有蛇在里边修身养性。母亲始终认为远亲不如近邻，对方张嘴要鬼子姜，不好意思驳了面子。东家要一筐，西家抠一筐。腿脚不灵便的，母亲用锄头刨出来，送过去。当然，人心是焐热的，回来准有令我们眼前一亮的大枣，一碗扇贝肉。

说到腌渍鬼子姜，却有很多学问。鬼子姜挖出来后，身体上裹着一层淤泥，尤其是褶子里的泥不好洗，母亲用木桶在老井拔几桶水，把鬼子姜放在一只铝盆内浸泡半小时，找来尼龙刷子，小心翼翼地刷

洗鬼子姜，井水洗几遍，才能彻底去掉鬼子姜褶子里的泥尘。

北方农家，喜欢用烧制的泥瓦坛腌渍鸡鸭鹅蛋和各种田园小菜，随便走进一户，院子墙根处必泊着一只酱缸，两只酸菜缸。金秋十月，谷物归仓，缸也丰盈起来，大酱酸菜塞饱了一只只泥瓦制品。鬼子姜占地面积小，便将它入坛腌渍。

母亲将洗干净的鬼子姜上秤，一斤鬼子姜，一两细盐，水要烧至沸腾后，舀到坛里，凉一刻钟，坛底一层细盐，把鬼子姜码入坛中，一层细盐一层鬼子姜，鬼子姜大小一致方好腌渍。每层洒一捧翠绿的香菜，剥皮的白蒜瓣，坛口处滴一些山西陈醋，两羹匙红梅味精，寻一块三十年的青石板压在坛上，再用厚纱布封住坛口，天气若暖，一周后揭坛，刹那，鬼子姜特有的馨香扑鼻而来，捞出几块，阳光下一照，色泽金黄，切开里面的瓢，白晶晶的，咬一口，嘎巴脆，熬一锅苞米粥，就着鬼子姜吃得饱嗝连连，给肉不换。

打我记事起，母亲就没停止过腌渍鬼子姜，无论春夏秋冬，我家的餐桌上，必少不了一盘黄澄澄的鬼子姜，这道菜就像女人化妆最关键的一环：打底妆。农活忙时，烩一锅大饼子，洗点鬼子姜便能凑合一顿，包饺子蒸菜饼子有鬼子姜陪衬，定会味蕾大开。夫家也在山区，见沟边蓊郁着鬼子姜，一颗心儿就踏实下来了。婆婆也腌渍鬼子姜，却不及母亲手法。

搬到城市居住后，母亲的家成了客栈，想吃鬼子姜就开车回去取，七十岁的母亲，依旧保持着泥瓦坛腌渍鬼子姜的风格，房子换了瓦，本想把老家具老物统统换掉，母亲坚决反对。母亲勤俭节约惯了，她不浪费一粒粮食的美德，影响着我们一生。

再过阵子，又能品尝到母亲腌渍的鬼子姜了，咬一口，唇齿间长久氤氲着母爱的味道。

